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
第六回 石郡馬沙場斬將 多花女雪恨興兵

詩曰： 烈烈轟轟逞勇強，番軍難免陣中亡。
與夫雪恨多花女，未報夫仇先被傷。

當下狄元帥將焦廷貴推出關外斬首，焦廷貴心下著急，高聲說：「元帥請息雷霆之怒，末將還有分辯！」元帥吩咐推他轉來，大喝道：「有辯快些講來！」焦廷貴說：「元帥，你責小將走差了路途，元帥與四虎將軍還有多少兵丁在後，難道內中沒有一人慣熟路途的？若內有知者，應該說一聲不是這條路上走的。為何號砲一聲不響，隨著這條錯路而來？若說眾將兵皆不熟路途，眾人多要殺了，連元帥也要斬首。此時到了安平關，營尚未安，就有禿天龍殺到營來，也不問明緣由，難道此時由他割去首級不成！他又不說這裡是單單國，不是西遼。此時他不說明，小將那裡知道？所以大戰起來，斬了禿天龍。元帥說小將不奉將令，私自開兵，賴了我的頭功。次日應該差末將前去建二功才是，為何元帥差張忠、李義去出馬？這兩人又不是真材實料的英雄，自然一併拿去。此乃元帥行兵不通、調將不是之故。若今朝殺了我焦廷貴，眾夷邦外國聞知，也恥笑著元帥屈殺將士的了。」

狄元帥聽了他這些七顛八倒的鬼話，不覺呆了，答應不來。旁邊閃出笑面虎石玉、飛山虎劉慶，上前打拱說：「元帥在上，焦將軍走差路途，理該問罪，但禿天龍不說明緣故，混行交戰，也難分辨誰是誰非。錯走路途，望元帥法外從寬，饒他初次犯界，留在軍中將功贖罪，望乞元帥准末將之言。」元帥見二將討饒，便喝道：「饒了匹夫死罪，活罪難饒！」吩咐捆打四□大棍。小軍領令，把他打了四□。焦廷貴起來謝了元帥不斬之恩，往後營去了。

且說元帥□分煩悶，只因誤殺禿天龍，幾番勸解，自認差錯，禿天虎總是不允相和，反被他捉去了張忠、李義，倘有差遲，失了英雄兩弟兄，如何是好？便與劉慶、石玉商議此事。二將同聲說：「元帥今日陣上認了多少差處，禿天虎總是不依，如今沒有別的什麼打算，且到來天待小弟二人殺敗禿天虎，他自然和伏了。」元帥說：「二位兄弟，算來實是我們理虧，殺了禿天龍，怪不得禿天虎不允。雖然焦廷貴這匹夫走差了國度，算來原乃本帥之過，不該點這魯莽之夫為向導。如今主上得知，本帥罪已非輕。」二將說：「依元帥的主意如何？」狄元帥說：「本帥欲意修書一封，著人送與禿天虎，再依理講。他如若允從，便收兵往西遼；若不允從，另行計較便了。」二將說：「元帥之意不差。」此時元帥定了主意，即日修書一封，連忙差軍士送到番營。禿天虎接過書一看，上寫：

平西總帥狄青書拜禿總戎麾下：伏以大宋、單單，天朝偏國，向日相和，毫無構怨。緣因征代西遼，誤來貴國，乃本帥之差錯。殺無辜將士，乃本帥之失，追悔無及。將軍胞兄與各番兵皆非可殺之人，本帥好生不忍。既死難生，平西還國之日，奏聞我主，墓頂前封，以償無辜被陷；免貢三年，以修向日相和。伏望將軍海函允諾，不較前非，足見情長。肅參投達，翹望好音。

禿天虎細細看罷來書，不覺呵呵冷笑說：「這狄青如此膽怯，那裡做得主帥！」就在書後批回：哥哥復活，兩國相和；既然不若，永動干戈。

寫罷打發來軍回復狄元帥去了。原來這狄青乃是依理而行，所以修書講和；豈知這禿天虎說他膽怯，也是意思會差了。

且說狄元帥觀見回書大怒，說道：「禿天虎如此狂妄，全無一些理律之言。本帥只為自知理虧，所以忍氣求和。誰知他執一不悟，無理逞強，我何懼也！也罷，明日必要與他見雌雄。但得張忠、李義二將無害，本帥才得放心。」是夜不必細表。

且說次日各將士飽餐戰飯，又有禿天虎前來討戰。元帥命石玉領兵出馬，笑面虎便一馬當先，衝到番軍陣前，把雙槍一起，喝聲：「番奴看槍！」禿天虎門回，舉手急架相迎。二人猶如龍爭虎鬥，殺得天昏地暗，沙卷塵飛。戰了八□餘回，石將軍看看抵敵不住，敗將下來，飛馬逃走。禿天虎拍馬趕去，喝聲：「你那裡走！」緊緊追上。早有飛山虎在關前看見，連忙駕上席雲帕，看定一箭射去，正中禿天虎的左頰，負痛一聲，轉馬逃走。石玉在馬上一槍刺去，中他肋下，疼痛難當，翻身跌落馬下。石將軍拔劍取了首級。劉慶叫聲：「石四弟，趁此打破營盤，殺散番兵，放了張忠、李義，去見元帥罷！」石將軍說聲：「有理！」喝令眾兵殺上前去，二虎將一同殺去，把番兵猶如砍瓜，各自逃生四散。二將打入番營，放出張、李二人，說明緣故，四人哈哈大笑，命軍士放火把番營燒得乾乾淨淨。張忠說：「眾兄弟，趁此天色尚早，我們帶兵去賺了正平關，你道如何？」石玉說：「不奉元帥將令，不可妄動。且自收兵交令，再行區處才好。」三將說道：「即然如此，且收兵罷了。」眾將收兵回關，下馬人見元帥交令，說明殺了禿天龍情由。

元帥聽了納悶昏昏，說：「走差國度，妄動刀兵，連傷兩員番將，只怕番國君臣懷恨，不肯休息干戈。本帥千軍萬馬，何足畏懼！只憂征錯無辜單單國，縱然得勝還朝，本帥終須有罪。想到其間，實難處置。」說罷，低首不言。無奈只得吩咐禿天虎首級不必號令，配屍骸備棺盛殮，與禿天虎的棺柩安放在一處，殺的番兵好生掩埋。等候三天，如若番兵沒有動靜，然後回兵，復往西遼；若他又有兵馬來，再作道理。

閒話休題。再說正平關禿天虎的夫人喚多花女，在關內心中不安：「狄青興無名之師，殺害我邦兵將，相公起兵前往進敵報仇，不知勝敗如何？」夫人在關正在思想，只見眾小軍報說禿總兵陣亡。夫人一聞此報，悲哀大哭，罵聲：「狄青，殺害我親夫，我與你誓不兩立！」原來這多花女是番王駕下兵部尚書脫倫之女，也有些武略。他聞得丈夫陣亡，要報仇雪恨，等不到明日，連夜點齊人馬殺奔安平關而去。兩關相隔有一百五□里之程，一夜不能得到。

且說狄元帥在安平關候了幾天，忽有探子報知多花女殺奔前來。元帥聞報，長嘆一聲，傳令四虎弟兄且不必開兵，以禮講和為妙。四虎將齊說：「元帥之言有理，末將等焉敢不遵！」忽聞號砲震響連天，停一會有小軍報上：「元帥爺，多花女討戰！」元帥即差石玉出馬，吩咐先以禮講和為是。石玉得令，連忙上馬提刀，英氣凜凜，領兵殺出關前。跑到陣中，看見這番女手持雙刀，滿面怒容，石將軍暗說道：「元帥叫我與他講和，料想殺他丈夫，焉能聽從？說之無益，不必講，不免與他見個高低罷。」提起手中雙槍刺過去。多花女雙刀架開，一男一女戰殺，一去一來，勝負不分。這多花女雖然是將門之女，有些本事，到底不是石將軍的對手。這石玉一則見他丈夫已亡，二則他是女流之輩，所以讓他幾分。豈知這番女要報夫仇心急，認做石玉本事平常，被他舞起雙刀戰到六□餘合。石將軍一想，如此看來，讓他不得了。忙把雙槍一連挑了幾槍，多花女兩臂酸麻，眼花力微，卻難抵擋，被石玉一槍正中心窩，翻身落馬而亡。李義、張忠大喜，假傳元帥有令，快些前往搶關。三將喝令眾兵殺上前來，把番兵大殺一陣，四散奔逃，屍橫遍野，滿地鮮血成河，死者甚多。大小三軍進了關中，滿城百姓四散逃生，不必多談。

石玉連忙安了眾民，然後恭迎元帥進關，要把金銀糧草點查。元帥說道：「錯殺番邦無辜將士，搶佔他的城池，本帥已經差之萬倍，悔之不及。關內之物，不可妄動，盡數交還才是。」元帥軍令森嚴，誰敢不遵！此時元帥心下□分煩惱，雙眉緊皺，面帶憂容，說道：「如此罪名越大了，如何是好？種下禍根，乃是這莽夫弄來的，縱將他斬首，也不中用的。本帥之罪，仍復不免，好不令人煩難也。」只得吩咐將番兵屍首好生埋葬，又把多花女的屍首一體備棺盛殮，與禿天虎的安放在一方，待等干戈平定，再行超度靈魂，少盡本帥之心。是夜，狄元帥悶悶不樂，不知後事如何，正是：

勝敗已分終有礙，戰征雖是不為功。